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洲初稿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金　特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東洲初稿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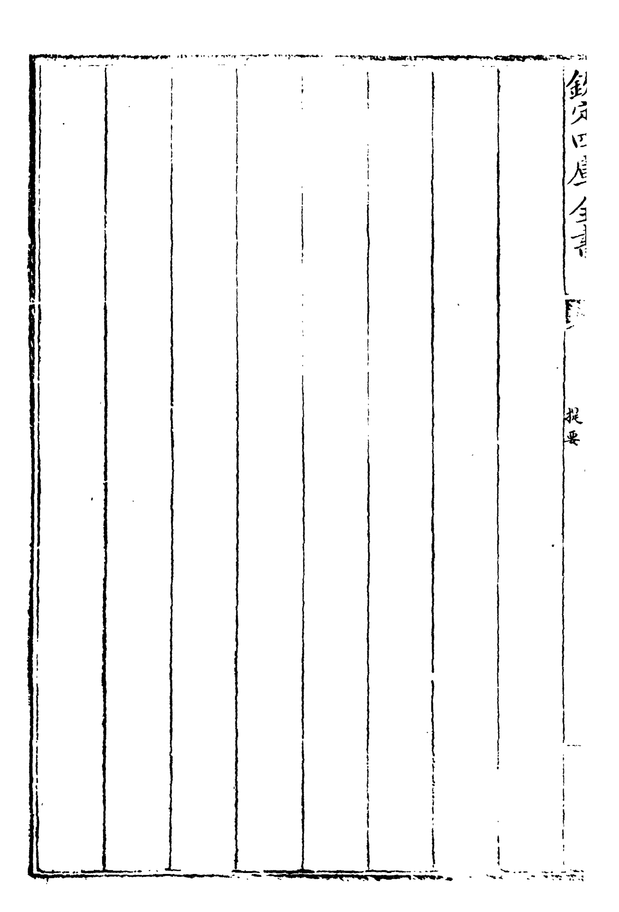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東洲初稿十四卷明夏良勝撰良勝有中庸衍義已著録明史本傳稱良勝除名以後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稿凡議禮諸疏俱在令已不傳此其詩文集也前七卷為雜文第八卷為詩第九卷為考定皇極

指掌諸圖第十卷為天文便覽自十一卷以下皆題曰仕止隨録十一十二兩卷雜録諫南廵下獄疏奏詩文及同時諸人投贈申救之作十三十四兩卷雜録家居詩文自十三卷以前皆題門人滇池羅江編十四卷則題門人鍾陵江治續編明史藝文志載東洲稿十二卷詩八卷與此本卷帙互異然此本題曰初稿刻於正徳十五年其嘉靖以後諸作

咸末之及史所傳者殆其全集之卷數歟良
勝兩以直諫謫風節凛然其詩文無意求工
而皆嶽嶽有直氣雖不以詞藻著名要非雕
章繪句之士所可同日語也乾隆四十四年
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洲初稿原序

古文自尚書周禮儀禮記論語繫易辭皆大聖人之作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是後有莊子篇章次第跌宕豪放亦文也然背於道所貴於道者得於心而通於政也可以制作可以施措若孟子七篇其論身心之學教養之政皆畫一法鑿鑿乎其可試然以制器有未備焉固不得當作者之聖而列諸經歟夫以孟子之文而猶有未備下此可知已唐韓子以文起八代之衰因而適於

道史臣推尊以配孟氏豈獨以其文哉觀其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類非尋常文墨者所能也吾同年夏君于中因言事與余同南還舟中日久示以東洲初稿凡若干卷閲之旬月驚曰富哉無物之不有也奇哉有物之難窮也其贈送賦述絶時俗空言不類而奏疏狀議綽綽乎通于政也非有得於道者邪所論邵子皇極縱橫布置不出八卦起首蓋知象數也余嘗惜邵之學蔽以夏君之明惟取陰陽爻畫求之則所以制作所

以施措可一吐於文矣刋兹行也有玩心高明之地哉于中於芬道德事功相期之至者因初稿謹書此以俟其終正德十四年六月下弦日賜進士及第承務郎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前翰林院國史修撰進賢桴谿舒芬書于錢塘舟次

東洲初稿卷一

明 夏良勝 撰

雜著

砥柱賦

稽古先生方與中州君論砥柱為天下竒勝東觀子西遊子挾所見而造焉稽古先生謂中州君曰夫二子以遊觀名何大觀乎何遠遊乎試叩其素於砥柱何如東

觀子曰予嘗慕渤海之勝也而往觀之刳桂爲舟剡蘭爲楫放乎中流與風疾徐隨波上下惟適所如四顧無垠萬象入目水蒸釀魄天光倒浸蛟妖蜃怪鼇側鯨駭爲洞爲崖爲樓爲臺若鈞天王都宛然在眉睫而不可以階躋膽掉神癉瞑目尸坐中望隱隱蟻浮盃停梗泛槎休一楫可到是曰三島方丈瀛洲蓬萊未掃曰井曰竈丹汞未老琪樹交花蹴爾瑶草有鹿斯迎有猿斯導玉簫寶瑟惟鳴所好童服清爽鶴侍有道鬚髮如畫顔

渥如赭羽衣霓裳燕越黛治凫舄鳳騎雲車鶴駕安期羡門王喬赤松不約而來錯雜廡下於是知神仙果出於塵想而秦皇漢武所以慕而求之也西遊子曰子之覲其盡是也蹈危犯險以究荒忽茫昧吾弗為者而敢望於砥柱也耶吾嘗以山自西來天地有判恣一蹇之力一僕之幹是陟大華而俯視於長安終南為表斗首在冠控桃林扼藍田漆經于東沮經于西千里沃野陸海奚疑周卜協吉鎬都曰宜歷秦與漢自唐及隋相禪

于茲獸壙鳥棲惟智攸塈狂或舍之廟曰既黍社曰既
屋採採遠思動罔不觸而遺構故築遺風餘俗紛華競
奢猶有存者有蘭其皐有椒其丘披香蕙草噴氣芷洲
明庭深宮別殿離寢翼亭崇堦梗柟其材丹堊其顏紋
縠踈綺金玉其班曲閣迴廊飛甍雕闌周遭其間絶壁
粉光殘流膩香荷屋葯房繚以芬芳朝可逌日夕可延
明冬毳爾温夏浴其氷因人之勝而奪天之靈彼甘泉
建章長樂未央翠微大明阿房華清與夫石渠金馬天

祿麒麟之名入煙光而麗繁星每怪夫班生未辯張子
短才相如杜牧不足以盡上林之竒哉吾思得周遊其
間將置海島於度外矣中州君曰神仙有無愚者惑焉
富貴餘粕知者不道二子將不能上下矣顏子不翺遊
不騁觀舉目而望真意在顙是砥柱之壯將吞二子所
見於胷中而不妄二子曰有是哉中州君曰藐躬之降
在洛之陽天地所會陰陽所藏嵩丘隆居伊纏中貫百
爾鳩孚莫之具狀試舉巨麗之殊絶者而與子講夫柱

之在中流也廣非逾渤高不逮華以為金耶火不可冶以為石耶溜不可瀉惟孤撑於寰穹而混碧於長空想像其巔摩天之連續錯其趾奠河之底岍岐猗之太行比之雷首壺口析城王屋以輔以翼以引以縮若振業驅馳御主於僕遠應近瞻頤氣使虜可慭可訾而莫違其所至若揮雲遨雨擘霧袪霞宿月落星風飈號下晴空濛濛帷幕可架朝隮未斷削出嵯岈欺雪山耿氷谷下視巫峽之非險而鐵崖之在陸其所足多尤據黃河

駕山轟豗翻海蕩波躍躍金璧澄澄綺羅擊射撼震齦
嚙伊那欲究其源之出也亦不知其幾何吐蕃有泉殆
百餘泓火敦腦兒水母乃生是星宿海自天而受隴西
出塞弱不負芥悶磨黎屹崑崙突起中高四下東北潰
邐而與積石相比葱嶺于闐菖蒲海徙潛行地中濁流
伊始龍門湮淪流沙孟津華陰洛汭涇渭並濟九河分
合綿亘萬億而柱之屹然適要其會亦有巖崖傾欹磵
硲逶迤崚嶒呀欱隨所附麗然而望之不可登濟之不

可繫故禽獸是尾萬翼千蹄射彈奚驚而畢羅不至又
安得供三豆而獮薙以至浮鷗浴鸐濯鴆吐鸕落鴈漂
凫鰅芒有蠏孕珠有竊文身跛足毒螭靈鼉鱮鯤鰆魴
鮹鱧鱔蝦之類一有負固則若水府所畜天吳所妬大
罟絕網麗罣鉤餌亦何所措釣徒榜人垂涎朶頤安能
致之膏鼎鹵就臠切而厭飫於口脂若夫夏木蔽光殆
不可章句命以延若倚若眠若犇若騫根絞枝壓若龍
虎之鬬風霆之顛帝王屈力匠氏黜巧終不得以斧斤

而尋焉是所託也猶然固宜歷古今窮造化無尺寸之推遷是故大人君子忠臣義士振爾頽波奮激陳義不知刀鋸鼎鑊之在前而任天下之重足以扶危而持顛將舉是而名揚爾二子之所見者視此為何如焉稽古先生喟然歎曰予東西南北人也固知中州君探禹穴者言大而非夸夫二子真不逮也耶嗚呼噫嘻流俗滔滔莫知所裁擬斯柱者幾何人哉中州君無較也無較也益以傷予之懷

求放心論

或曰心之放也欲誘之於外也放而求之也理存於內也其然乎曰皆內也蓋其放也未見其出也而求之也未見其入也非無出也馳千里以彌六合皆其外也非無入也斂一掬以至毫髮之不可破皆其內也出而無外非可見之外也入而無內非可見之內也凡可見者內亦外也而不可見者外亦內也欲也理也皆不得而見之也故心之放也與求之也皆內也如視也聽也言

也動也外也而所以視所以聽所以言所以動者內也
視聽言動一於欲焉心之放也非視聽言動之有欲也
以心之欲加之於彼也因其欲而易以理焉求吾心也
則固非視聽言動之理加於我也是理也欲也出入之
無時內外之無迹也如其迹焉一器也槌鑿之失不鈌
則裂心之放也猶鈌裂也反而求之則固若初爲完器
矣故是心也亘古今而獨存者也放爲剥剥之極而碩
果之生未息也求之而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

心人心也聖賢之心也學之道爲聖賢以配天地而已
皆人心也然而心之求也自敬始敬豈在外也哉

講官論

粹夫何先生以講官出倅開州良勝過而言之相語懽
如也粹夫曰子知吾有樂於去乎吾無樂乎講官樂講
之有道也吾今而後知講道也失官以得道得既多矣
樂烏可已乎良勝曰講之道何如曰講之儀也恭其辭
也融顧吾貌之癯吾鬢之芃吾面之垢吾目之若朦吾

冠之若岸吾衣之若敝吾聲之若咭又吾於詞也質而弗遂直而有緣故習以深文隱義中含諷切志於示後而未必宜於今皆非講之道也吾今而後知也曰儀之無飭履其素也何害於道曰無飭以為巳而盡飭以事君曾參子貢固嘗脩容以動魯君也過位而色勃足躩豈必以素為道乎此吾所以非也然則詞以納忠伊川之講賢哉回也亦不可歟曰伊川之可迺吾之不可也且如與友居知其有未盡處正言以相責猶或受也若

以譏議動之則此心已不相乎自非上知不以為訕則以為辱見之日且疏矣欲相益以成得乎在友不可而況於君乎竊意伊川之講博矣而聞者止此其詞曰顔回王佐之才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鑒乎斯言也初若於神宗無預而入之深聽之不厭矣若吾則必云陛下用舍如何此吾所以非也又況講官之職輔養君德而已輔若有所依也養則無所拂也使吾儀之恭知有可覩敬之

心形焉言之融知有可聽受之心形焉知吾賢士大夫之可親親而樂與之近任之心生焉然後講之説得以日進焉今日進一説明日進一説聖賢語意真切簡當心術治道各有攸寓不必别立一段議論而薫陶漸漬入乎此必出乎彼逸欲邪僻之念潛消而黙奪之若其有違臺諫之職固可舉也且人君講學豈必欲博古今明性命但知學之必講知講官之可與居自有相得處而後治可言矣此吾所以益知吾之非也伊川晩年語

宰執曰范純夫宜在講筵謂其色温而氣和也是或所見亦異於前時矣吾之非也何疑焉曰粹夫於講道誠得矣得而去豈但已乎同志君子皆得焉則固粹夫之講也是知粹夫樂於去也曰吾子何樂之有曰藥石逺矣憂未歇也然以粹夫之去而知講道之行也君德之成吾其有大樂乎粹夫起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政吾所以樂也而吾子發之

議淮贈王水部汝直

凡經理天下曰賦與兵議者必倚江淮為重而淮又江之蔽也自少室宗望至桐栢蜿蜒歴巢湖接射陽老鸛京口彭城亙有腹背廣陵瓜步淝水頼泗與河會流經其壖而為之表也壯哉英雄用武之地南北之限輕重係之矣古初帝王代興西北淮漢以南若覊縻外服舜肇十二州淮北居九周公九州居七漢十三部如舜時晉武平吳籍户才五十萬隋文平陳如晉時李唐一家淮南漸盛宋置十三路而淮南遂當其八天下户止千

有六百五十萬而淮南千有百餘萬勝國起沙漠中國之地如宋時然漢以前兵爭止於隣壤淮無恙也貢道則自禹始入渭亂河輸幣九貢趨於冀粟止四百里米五百里總百里銍秸服二三百里周畿千里故無遠賦漢運巴蜀取足敖倉時漕山東數十萬鄭莊始議漕渠尚未及淮而武帝徙灌夫淮陽則曰天下勁兵處也後用兵者迺以淮為意魏與吳晉與符堅宋齊梁與拓拔戰爭尺寸謝安祖逖諸豪亦每每恃為要害淮是以兵

為虚莫之賦也唐鎮不預度支而漕賦始辦於江淮劉晏輩轉運自江入淮自淮入汴入河入渭各以便習成國計而憲宗中興惟裴度淮蔡之績可紀宋漕四路自三門白波自惠民河自廣濟河而大農仰給惟江淮六百萬石末造棄淮北世忠死戰卒不能遏戎馬以重江之險我祖宗開基淮甸以一區宇北都既奠民賦給中都官而漕粟之重於江淮如唐宋時江以南運於淮淮以南於徐於清河以北於平原於潞以達都會漕卒更

番支兒計道里式師禹意特不以五百里為限耳制因時利與晏相出入而文武重臣總其成戶曹郎以董正刑曹郎以治獄工曹郎以視河渠以疏泉以職提舉事漕渠著令未止如鄭莊時而弛張法吏獨詳於淮則以淮南之盛視古數倍而成賦之會不特為勁兵處也日者大農歲計京師無纍積而漕粟至者恒不及初南北兵荒之故亦多矣負經世之志者重有責也而況當其事者乎又況居其地而悼三國六朝且以吊望祖謝裴

韓之靈而增感慨者乎嗚呼淮重鎮也有事則倚以重兵無事則倚以重賦信也吾友王君汝直筮仕水部之淮菑提舉事人曰散秩吾曰劇司人曰樂所吾曰非安流也人曰具賦吾曰兵之本也汝直知乎哉汝直知乎哉

原友

此有人焉取而友之其所有者予弗若也人謂予友益者也予亦曰益也彼有人焉取而友之其所有者弗予

若也予曰損友也人亦曰損也友非損予也予以其弗若予也易天下之人皆弗若予也予自損也使友也以予友之視弗若予也意天下之人皆予也而思以友之也予之損也非友之益乎然則益亦非友益也予以弗若之也意天下之人皆予弗若也益自我也使友以予弗若之也易天下之人皆予也不足友也友之損亦多也而何以益予乎予之益也人之損也予之損也人之益也友在人者也予益益也因以損人亦損予也予弗

損弗損也因以益人亦益予也友在我者也友也者以成德也德以成巳亦成人也皆在我者也故曰雖有絲麻無棄蒯菅何人而不可友也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友而無益也雖然絲以桑可帛也麻以草可布也初亦蒯菅類也玉則石之出也石亦可器者也族之同而用之須也故有取友也而有所益也下此而糞壤俱是不幸而遇惡必曰毋庸將自屏矣環觀其所有者無一若人也每為人取而友也亦每不自避而不為人取

也其取也果以某為蒯耶菅耶石耶顧某果不可棄為糞壤者耶某不知也作原友以問

原譽上

古之士譽於天下也曰道德曰功名皆盛譽也今之士則亦有然者也若之何未之聞也有譽若人於人人曰是志於道德人也志於功名人也駭而疑者參之一也反唇而訾之曰欺世曰矯俗者過半焉確然信之而和之者殆無矣又其甚焉者道德自負鄙功名曰詭隨為

通耳功名自立目道德曰迂曲為固耳是故道德功名之士不有闘於今也雖然古之所謂道德云者可施之功名也非今所謂道德者也所謂功名云者必本之道德也非今所謂功名者也古之士也一今之士也二則角一則貞貞者譽之來也角者議之招也是宜道德功名之士不有闘於今也而譽獨盛於古也嗚呼欲今之士有譽於天下如古者耶則亦當何修而擬於古也耶惟不咎於今之世而師於古之人其可也若曰違道

以千百姓之譽在君人者猶可戒也在君人者猶可戒也而況爲之下者乎

原譽下

譽可有乎曰可有也譽可無乎曰可無也可必有乎曰不必有也可必無乎曰不必無也是何也譽者過實之名也虛之近也進於真而趨於偽也惟其人耳故譽初加於人也有曰是過情也是過情也吾耻焉知事事而已有曰我未能是而稱者迺如是猶可爲也思所以如

是而後已何愧焉有曰惟我有之是以譽之喜沾沾自足矣復何為哉夫譽一也而譽之人有三焉上焉者無名者也次焉者好名而成之者也矜其名而敗者斯下矣無名者謙以益也譽何能有無也好名者成也譽其可必無乎矜名者敗也譽其可必有乎噫無名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好名者斯可矣秖恐矜名者日有也彼譽人也其欲成人而進於真也耶抑欲敗人而趨於僞也耶亦惟其人也耶

初作原譽指令譽蓋原毁之反也同志謂過情為譽予思未及也然譽亦有二義兼之乃備惜無子厚筆力不改作也更補未盡為原譽下云

石淙私志

良勝弗類獲事石淙翁逾二稔矣迺辱示以石淙集皆名家為翁言石淙也何言乎石淙翁石淙人也故寓則以名名固宜有言也言有志志自作者良勝雅不能言言之亦未可載集也故逆作者之志私志之云徵名者

曰東山曰濂溪曰東萊以地也曰東坡曰武夷以人也尚象者確而止清洌而鳴德也業也又翁之微也是言石淙適言翁也謂若謝之雅而曠進之蘇則文矣呂似闡道周啟其秘而朱要其成也然而藏諸德顯諸業體用惟一又若匪淙石罔以滋匪石淙罔以聲固非石與淙自能為勝也夫然後兼數子而以孔氏為歸也孔氏封先人墓而曰吾東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識也夫墓猶慮有弗主也而何愛於廬是非弗樂所自生四方之

志非魯封千里能專而有之也翁師孔氏者非石淙所得有翁亦安得據石淙而有之也石淙不有翁天下有翁矣翁不有石淙天下有石淙矣獨巴陵京口云哉若曰孔氏慮忘之而卒老翁也固有之而弗終則亦莫知為誰有矣是蓋臣子之義毋以有巳孔氏之訓也翁之志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其此之謂耶

演遂

有遂之為遂者矣有弗遂之為遂者矣然則君子何居

乎曰居乎弗邃者也邃之釋文為深遠為窮隱之類也
費而隱曰道徒隱不足以言道君子非居邃也居道也
是故非弗邃之邃弗居也今夫天地道之宗也孰不見
其有是日月寒暑山川草木之數若陰陽斡運形色化
生之妙則不可窮已六經載道不類深文曲義而幽玄
要眇探之愈力而即之愈遠百揆亮采伊吕去就狄公
周旋其間若無意國事而顯設夅衡微婉意向皆所以
行道也若是而曰邃也是故難乎其人也而見乎翁也

翁以童子被薦登甲科歴今太宰進兼師保或出或入或仆或起或右以文或填以武或司禮樂錢穀進退人物以均四海舉從奭奭迺奮庸言從惠惠迺底蹟而㤥張永麗於世其陰翊潛孚功在社稷沈幾遠慮咸在吏庭追古名臣而先後之若發六經之緒為文章疏議矢口如注頃刻可萬言覆視之不易幾字皆光明正雅畢見底蘊然欲繼之雖數十易稿每似一人作者窮而變變而通莫究其所以終也嗚呼翁故天地之邃者也弗

邃之邃居思肖之矣不然翁之庵猶在非果為邃也而何以邃名於人人也

立齋先生像贊

冠則巍昌佩委如貌則癯有内而腴噫翁為誰經之師與人之師與

養素庵贊

嗚呼五方之物水火木土而金最利也利故易四者而有餘五物之色青黃赤黑而白最樸也樸故施四者而

無迹利則銳銳必養而後威樸則受受必養而後大養金以礪養白以涅大致然也素白之素也白金之質也子以養素自名必處吉凶悔吝而一者也亦知命之士耶北人善星學故云

月堂像贊

此真寫月堂者名墨也居墨也官與服亦墨也若其心儒也行儒也詩與畫又儒也墨可寫也儒不可寫也嗚呼月堂墨而儒者耶儒而墨者耶

清白流芳圖贊

贊曰太平之仁丹穴之智大蒙之信空桐之武地之為域何限人於今於古鄭刀宋斤魯削吳劍氣則使然互而遷之莫適為善清白之吏為世之彥昔也關西今則東陲討階以升於縣於州於郡於燕於晉於吳楚之盱易爾易於爾於果以地而限諸遷之而罔不善與川澤訏訏是之取象於魚噫魚化物也將附風雲於天之衢沛爾澤尚思餘潤於𦶟止之墟

沐齋道人小傳

沐齋道人汝川饒惠徽也汝盱之下流為密邇邑故予聞道人之故甚熟孤子佐請余傳其事不能以不知辭道人諱溥其先有以童子起家為文人故族右於汝為最父石泉翁號有學士道人少席其教頗欲向理道中以閔凶學不克卒業亦能通曉典故以饒智畧嘗曰計然之策吾弗能效於國亦足以治吾家擇人任時贏得過瘉於孅嗇童畝牧樹寖與封君埒舊居塘坑地無遺

力憊大源迺利為依依漸至數百戶恒尊事之若鄉有秩鄉人亦待以舉火歲屢儉貸者若取諸寄無抱券返者然亦以可恃而生而又可繼無敢逸去而折券者孔道每置所行旅至亦優主之士夫或稅駕館穀數日迺得去公府勸貸舉廢拯乏輒先往無幾微難色故咸見禮重弘治壬子詔下賑恤輸粟授千戶正德戊辰詔下備邊輸粟授指揮使是亦急義非徒以賈譽且榮也作祠堂再修譜牒雅知重本而庀之教諸子孫以經義於

京師作待舉所期以竟成詳李少傅徐宗伯張栢崖羅圭峯諸公有譔次可傳信也然而氣足於體貌任其心傾以魁岸雄桀號於時沐齋自命亦晚年洗濯幾以老而不倦惜乎尋以病卒云

贊曰夫子之家事治所以為政也富貭之貫也亦所以周其義者也允矣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所以為君子沐齋亦知所向往而未已也與

郭公輒

郭公輒世傳為郭公窽嵡墓石也故名予始見於好事家
異而珍之顧視不已乃驗其迹面廣尺有贏背似之旁
博尺之半首似之引五於面而十於旁四方一之外文
而理焉中虚而硿焉投之而通焉受之而容焉擊之而
有聲焉拊之若應焉乘以几焉薦以裀而覆之以罽焉
謂主人曰奇石也琴之友也請歸而試之置靜室焚香
默坐理絲修鍘援琴而操其上氷玉琀琅風雪灑淅鶴
鳴鴈唳清越雋永脫然忘累飄然出塵淩虚厲空眞有

神思憐之聞者皆為易聽扶服走吾室問曰易故琴乎藝益精乎指而示之予素不嗜玩於茲亦不減愛憐乃助予易之曰洗爾心而清吾耳也惻然有感謂吾憐曰一陶也一坯也一水與火也他則塊然形樸然重以之墉以之堞以之甃以之衢以之溷蹂躪之而已馳驟之而已穢汚之而已皆賤用也雖斷缺毀裂十百千萬無失釁者碨焉礧焉錯雜堂廡下僮必糞除焉恐後惟茲得以友琴琴雅樂也上而帝王下而卿相文學清修之

士咸珍之珍琴者未有不珍茲𩎬者也𩎬匪琴不友則匪帝王卿相文學清修之士不近惟近於帝王卿相文學清修之士則恨不能多致於堂飾為美觀直雖萬倍於賤用者不惜也脫有毀圻其不𤮕然怒者乎隣人曰果造物之有怪耶予曰不然其廣其博其隱其質也皆可為也外之文猶可為也惟中之虛虛則容容則通而以聲應於琴者妙焉工之巧也巧固工之業主之巧者何如人哉茲𩎬之工予不得而知也主之者必郭公也

郭公墓志在古梁過齊魯必齊桓問其何故亡者亡人之墓宜其窟而也然聞其上下伏羲文王墓尚在隆然如厦廊然而堂鬛然如封守衛嚴焉祀事明焉而郭公墓石巳為人用用之如求其故是一戒石也豈徒示人以妙而巳哉憐人謏足以進曰聞命矣移之政可乎曰可古之今有以琴治者也今邑侯楊君師猷肖之外文而中虛士夫樂與之近政通未稔而民就和大琴友也而妙自天成又非工與主者能為之秪恐懸重價以思

易之者其亟奪予與予有乎侯啓行述職遂書以贈而題其目曰郭公軏傳

一樂堂銘有序

從兄文瑞差穀旦即新宅廟則翼翼厦則渠渠寢則孔安時太儒人耄康於堂甫希順母氏李斑白夔夔執子婦禮兄文蔚弟某相次稱觴展慶燕譽之際自以一樂名堂盖取孟氏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樂之義而兄則有祖母在樂尤宜也名尤宜也孤方斬然在疚不

敢預事而亦預聞自恨凉德罹酷罰獨不能得此於天而族中美事亟欲成之於人也故銘之曰

人以父母俱存為樂也天也然亦有不相見者天也至於父子爭國虎狼有不為者則世固有不樂此者乎天耶人耶人以兄弟無故為樂也天也然亦有離散者天也至於兄弟鬩墻葛藟之不如者則世固有不樂此者乎天耶人耶是則以父母為樂君子則爾小人則否有此樂者天而以慈孝樂此樂者人也以兄弟為樂君子

則爾小人則否有此樂者天而以友恭樂此樂者人也陟降斯堂紬繹斯義其以得於天者自頌乎抑以全於人者自規乎

鴝鵒硯銘

嗚呼爾硯鑿質以樸而逃名以頑胡假以一目而增重於兩間惟爾輔德亦爾文奸爾莫知擇而事也負斯目也何顔

一舫齋詩集後跋

水陸二也齋於陸迺以舫名舫水具也本以利濟使藏於陸而濟之具固在也齋以居而倦水遊者恒思陸有齋焉斯適之矣名齋齋居者巖溪先生懷濟具而未忘者也欲發其義而粹以集者仲子天錫方大有濟而不溺於浮沉待齋之教在耳也將不持思適而已然則仕與隱亦二也孰謂隱者無仕之心乎仕者無隱之心乎吾於斯集也知王氏父子一之矣

平海録後跋

先君伏枕至革無亂言但慷慨誦詩曰抱璞孤忠還悟楚先鋒銳氣竟平吳聲色俱厲烈如臨敵乃瞑目嗚呼痛哉此先君倅蘇郡時平海作也比孤方寸既亂不能多思纍纍在疚迨今歸骨于壙追思往事裂潰心腑盖平海一節先君平生精神心術所寓而榮辱進退繫焉故終事之訣更不及他而責於孤者有在乃搜篋中遺稿幸存自叙功次本末頗詳展誦之餘如見親歷百艱挫辱之狀哀毀絶聲蘇而自言曰先君可以不死而孤

之責亦可塞矣遂繕寫成帙以士夫之言閭巷之謡公移成案畧舉其切要者徵之若孤書狀曁鄉哲銘誄比次而附亦其迹相關而事定後之言可備攷也統作乎海録嗚呼忠魂覺鼓義氣膏鋒使非燕然峴首之勒誰則知之先君全勝之功建於腹心之地視戰克以弭邊陲肘腋之患大有烈焉惜紀其成者亦匠石之工之論也故兹録藏以示後之人庶不敢忘先人之艱難若夫野史君子則非孤之敢俟

緝籬說

夏子居東洲規洲之隟為圃衍曠可蔬果自給旦具接實者以濵於水不可堵雉乃蘺之或因其故或革而新榦之以木横之以竹編之以棘𢬵縛之以藤而蒙之以蔓自為密矣踰旬月而荛牧童日耗之或㪁焉或鈌焉或穴焉或踣焉馬牛得而場焉往來得而蹊焉冥行者得而代燎焉舉火者得而代薪焉未終歲而更治者三圃人以病告夏子怫然曰惡用是耶勞吾慮費吾貲鞠

茂草具財用適資馬牛與路人吾將通撤之而不圃焉若我何有僮跪而進曰誠費矣然朝夕而饔飧堂奥而賓友蔬果必有其直計歲出幾何殆恐費甚也壞而修之功亦過半而撤之則天地不盡利而蓄吾僮者何為請再治之保無慮也夏子曰唯僮乃窮日併力以治榦則益以深横則益以高棘則益以厚而藤蔓周遭若其素植視昔甚密鉤衣破面人不得而近也刮毛掛角馬牛不得而衝也置析木以警荛牧童不得入而居行者

不得取也既旬而定圃人得以利矣夏子往觀之進僮而勞之曰誠爾治之密也爾志之定也人思藩衛其身心者顧不若僮於圃也哉僮有言亦可受也哉

觀騎射說

中州豪俠士來佐隣邑曰鄭璟氏盖先君平海時裨將也官既失以此復之故有善騎射名往來於余且稔恐其忘皮之虎也迺試之偕登於曠苑授之馬與策弓與矢定氣審顧卹勿之坐秣之視其纕且密絡且壯吻且

堅左指決右指拾既佌連弭箙據鞍上馬得所馭欲騁逸且按轡徐行三五匝服習故道振策一奮方瞳如懸肉鬣如封鐵蹄連錢真白羲緑耳之逐奔星先飄風挽弓發率發一矢中的而遂休聚觀者能之請繼焉曰技止此耳歸而與之語曰子真善騎射也耶馬之性未馴氣未定飭未備卒然而馳則外强中乾馬之病也折肱傷胷人之災也一發一中巧也繼之屢發而否則其巧者適也子之不疾驅不矜能善不獨可騎射也嗚呼世

有輕儇驟進必盡其技以取高位卒以壞天下而自損者使得登場而觀子之騎與射也亦當重有感也夫

求贈孫大叅文引

孫君名燧字德成浙之姚江人其先自秦漢間濟美闘人至宋號燭湖先生者舉淳熙進士以道學與晦翁善光聲奕葉宗益衍以亢迨德成曽大夫曰原彛教諭山陰祖凡泓舉永樂進士稱才御史祖溥耆逸成化間受誥冠帶以老耆弟珩學應貢為太倉教授父新暨弟彬

初業舉子數奇弗值而德成方弱冠岐嶷可畏迺曰吾
以長任家惟力視養惟弟時懋惟吾兒時望後彬卒業
成均典輝學教德成邃易學嶄然頭角為行輩推重時
鄉之選而達者若木齋謝公海日王公咸器之曰孫氏
之仕者弗稱能隱者必種德宜有後後其昌昌惟德成亦
以先吾邦弘治壬子果以所學魁浙省士明年癸丑舉
進士例得歸省素宗其學者強委業時出為名士越三
年丙辰授官刑部貴州司主事司職考覈最殿大司寇

白公卒命列其繇稱量銖縷不遺隱曲又三年陞陝西司員外郎大司寇閱公尤異其精覈入塼章奏凡三年言惠可績無上下累陞郎中明允益勵而濟以恕故刑罔得貸亦罔怨廷中無噬膚腊之議今天子改元年錄天下獄時以江右每為當事者先意刻成厖黮難為辨必德成是克服命以行弭節即按令曰今日之事於法於情以秪承生意匪構爾是匪矜予能故多平反積案如蝟倉卒數語析之若洗湔可脫去雖狹愎自護俟隟

以肆辨而遂其執者卒降心嘆服曰老法家也其可宥可贖可肆赦者具疏周詳麗恩典以出意見行為天下使者式計江右得全釋者千計天下可知也時少司冦白洲李公在告家食每有聞必賞曰不茹不吐不辱吾法吏文以華之明年竣事方擬超擢尋以外艱赴及歸既免喪入闕仍官於湖廣司是為辛未歲同列論事輒先輸氣條格素為牘者質之矢口如按字也今司冦張公每與決疑議目迎而送之適者冦滋東土蔓於甸議

按守臣之弗詰者簡部郎偕給舍徃張公特進德成而諭屬曰法之練也惟汝賢事之理而期無圯也惟汝賢徃哉疏名以應詔僉曰人哉會以翦雹未殄請緩期而選部按籍資望徵上之者擢以閩藩參政使督賦事同官猶謂不副所期而德成曰非所望也懼弗任於所厚善必諮之曰天下之政厥刑與賦以弊民然刑而驅以窮且盜者什一賦以驅之者什九也矧職賦者益上下惟其咨益下上惟其訛今窮與盜遍天下豈有全閩也

哉刑賞有事顧以處諸君獨燧籍於淅素不預司徒事凡則壤以正庶士實未之聞也諸君其裨予職贈斯言也哉嗚呼德成之欲言者非獨閩也將以為天下也天下之言必信於天下者言之而後信也今先生以言信天下久矣德成又在所扳士類必先意言之俾歸道其鄉以質於王謝二公侯閩賦之成於中邦又必有耆舊如白洲者言之必以德成不負先生之言為稱德成將持以信天下及後世是先生之言亦非為德成為天下

後世言也若夫草草交遊贈行之作夫豈敢瀆耶良勝
又德成所知布衣士也幸官同采得教伊邇且以少供
長役序其履歷以俟采焉

雲根九節詩引

天下之頑物人之所喻必曰石天下之弱物人之所喻
必曰蒲然石山也雲出焉膚寸之合天下之澤物也蒲
附石以生秋其零也其本固在有上品焉天下之藥物
也曰雲根九節蒲石之喻也曰蒲石人之喻也人獨喻

於物巳哉凡物之頑必鈍鈍弗鋭弗鋭弗動弗動斯静矣弱必柔柔維順維順維存維存斯永矣唐子西云静者壽昌黎謂醫師以昌陽引年若其然善於觀物者矣推而進之愚思明柔思强有中道焉斯無疆也老友吳懷英氏好生術居常以蒲石自喻兹届壽也同好為作雲根九節詩祝之予懼其溺於術而思示以道也故為之引語如此

仁壽軒辭

刑部小吏夏良勝以次提督獄事時在盛夏宴休於堂之背曰仁壽軒仰思名義若不喻其意者既而若闚其槩而未竟也積思以浹旬躍然而見未必以為有也因作解曰獄者古之圜土以居刑也其死其不人疾不盡降年之數亦多矣奚以仁亦奚以壽然仁理也刑亦理之也喜怒乘焉好惡參焉偏聽獨任焉疑焉滯焉沽不省焉有其一理之病也刑為仁病去是而明以允則無刑之刑理也仁弗病死惟是生亦惟是生者吾良也良

者壽弗良而夭死葢以壽良也哉是固乘除於數而足之名軒之義懿矣然獄非聽所奚取而名於是凡刑會於是也務之劇而聞益博責之深而思益廣思之熟義斯得矣得之而有之仁在左右舉之而聽於刑壽良必矣其行遠乎哉使假以煦濡而徼天之報以苟年斯惑也然則仁以刑迺濟以愛壽於民奚必於身況刑以天討君之仁也良之壽國之壽也專之不可假之而可乎若夫明允以承無刑之仁亦將諉曰不專與假也則非

矣

刑戒贈汝信推寧國

若曰嗟邦士爾來聽余曰念厥初余與爾生均天子師兹余蒞爾實天子明命惟牧爾司生爾戮爾惟閔實爾詞爾稼穡余食爾桑余衣余弗宅爾若余嗣爾亦有咨天子勅罰余何辭惟皇天降才於余匪通迺亦有衷罔怠罔忽罔威罔貨罔反罔來爾惟無蓋庶麗於中嗚呼戒哉爾邦士咸受厥中有淪胥以兇訟牽非祐惟府庶

訦爾貌弗匿于聽爾詞弗匿於稽爾故弗故爾親弗親余實相爾孚輸上備疇克爾私嗚呼戒哉惟刑若火爾克避若水爾溺爾尚率自迪予弗敢易易復於天子曰余罔有績嗚呼戒哉戒哉

循良私籍

郡置而守以易侯今之守古之侯也古侯以瑞輯今籍代之自方岳朝儀不舉而中丞繡衣使者代廵轍歲一參酌監司籍列郡郡籍屬邑統而上之吏部加減否核

實侯出入展覲餘而黜陟幽明攸繫也若吾郡侯華亭宋公其循良偉績果籍之能盡乎籍自侯置而撝謙風味又知其不自盡也按籍者不能盡自籍者不肯盡盡所未盡匪邦人之責何居良勝無似識侯自布衣時尤宜盡也侯來吾郡方二稔贏其於學校興舉幾何師弟子所承也訟獄剖決幾何案牘吏所執也倉庫儲峙幾何攢典犨所司也户口之增收養之密供億之便戎伍之清又分帖貳車委責丞佐得而紀之也所謂籍者籍

乎是侯豈盡是也哉茲故得而私籍之也必欲盡侯須
芭并旁午搜揚剪截成書傳又非所能特疏其大且奇
者侯初以郡隷藩封連案輒經歲月守名益大而民亦
告勞故謹事賢王謙處左右事相犯輒關白各繩以法
輯之而已侯之和也籍之去年春夏交旱魃蘊隆十室
九虛張口待餔羣聚村市剽敓虓㤥相魚肉枕籍盈途
侯則治以重典貸以公粟禱於方社探激龍穴祁祁如
注豕白蹢矣不廢秋事今年再旱再禱如之侯之仁也

籍之通以屬邑廣昌地脰閩粵嘯聚虵豕枹鼓震驚衆若攸攸恤恤侯視事如故戰守之具亦不弛隱然雅歌投壺風度果慕有烏不敢深犯盖其胷中成算無遺侯之知也籍之鳴呼所謂守者守吾民也惟侯以和以仁以智而吾民不敢攘臂當轍則狐狸螻蟥之不膢臘也侯濟之者博矣陳守之職此其大且奇者而侯之籍有是哉然亦侯每自抑不欲為谹谹聲價故邦人不得以上聞而監司不及知如知之則必上之使者而奬之旌

之亦得而籍之何以私為哉夫大羮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雜進以竒異小蟲水草辛酸苦醎雖蜇吻縮舌人有篤好之者亦其情也侯兹行若登天厨上供其得兼味者耶則旗常之下尚有執豨呉之筆者在欲有所徵而後兹籍也不為私矣

讀洪範

洪範謂帝錫九疇於禹而震怒不畀於鯀歸於治水成敗之績嗚呼聖賢傳道之際其授受微矣若謂天所以

畀所以不畀其然哉夫道初無也以有天地而有有於
天地天地則付於物物以呈文而道益著聖人成而應
之矣其著與微固有其時而著必有其人也蓋有有其
人而不遇其時者未有有其時而無人以應之者也故
先天而天弗違道在人而應之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道
在天而應之人也應以天者惟其人應以人者惟其時
彼龍馬負圖八卦逎畫是道寓於圖伏羲生當其時以
應之然非伏羲不足以應也故曰圖為伏羲出也然為

八卦而出雖曰不為伏羲而出亦可也至於韶作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則道在人而著於韶與春秋故天應之以瑞以昭其道也鳳與麟固非道也然則龜負文而九疇叙亦龍負圖而八卦畫謂禹當其時足以應之而敘彝倫則固也謂其專應治水功成而出某不知何如也又謂以鯀績弗成而震怒不畀某益不知為何如也夫功以人成道以時顯若鯀誠足震怒然當其時有堯在矣有舜在矣天果為震怒鯀而不畀獨不錫堯舜而

界之乎是知道以物而著者故自有其時當其時必有人也故某曰龜書為九疇而出非為禹也非為禹而出則固非為怒鯀而不出矣況夫天本無心而有象若謂怒是人而不畀錫是人而畀之是亦市井小丈夫任情而予奪者之所為殆恐天不若是之小也是道之所係固自有理數又不若感應災祥之論也傳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龜水族也固以類應之則河圖為伏羲何功而出者乎然則箕子何為云爾允執厥中堯之道傳於

舜必曰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是君臣之間其授受之際警戒如是禮樂為邦孔子之道傳之顔淵必曰鄭聲淫佞人殆是師弟子之間授受之際警戒如是若箕子武王之授受後堯舜而先孔顔者雖箕子不得而臣而武王蓋以道之所在訪之若弟子矣故其云爾者亦警戒之意也惟鯀匪人則不畀惟禹其人則畀之是天之意也箕子惟其人故得道之傳武王惟其人故箕子以道傳之也亦天之意也然則道之所在天之所在非其人

而傳則為逆天惟其人而不傳亦為逆天逆天者廢道也此箕子所以不死所以不臣而必傳其道而不避者亦天也則武王所以得傳其道於箕子亦天也其所以示付託之重而欲武王承天之意有在矣然則箕子何若是隱也當其時君臣之名未正而師弟子之分亦未安也故不得如堯舜孔顔之名言警戒迺托天之付畀微示其意如此也故曰聖賢傳道之際其授受微也若夫聖賢之言固非淺陋所能窺亦非敢有所致疑於其

間也

讀康齋日錄有感

細玩此册康齋自是見道分明的人多於處困上做工夫漸漸有進盡其志則以顏子貧而樂者自任但顏子當時只有樂人知其貧而顏子不知也若康齋不免數數以貧為言是未能真忘貧者也

紀行

正德七年三月九日皇帝遣官時祀陵下良勝以刑部

小吏法得從出郊行里許土崖若削甕延亘無紀元氏故城也適遇野耕者方舉耜與耦有老有壯有童子老嫗往餉載耜耦以牛以驢或代以馬晦中有表木者叢塚累累子若婦孫若族屬緼崇宿莽而培之有哭有笑祝畢迺享雜以妓侑嘆敝俗久之按轡索詩得五言律五首同行者至雜話遂已至二十餘里曰沙河河故有魚人競為名味時方涸未見也又十里至玄福觀下馬少息一道士迎入甚禮言亦文供茶啗數糗及脯而去十

里至清河村市輳集石橋五甕有碑樹其旁曰安濟岸石半亂去年為澤水所激未葺又數里橋四甕曰朝宗橋下水流如帶自玉泉黃花口出抵通州合潞而入海意即郭守敬欲歲省僦車錢六萬緡而開者薄晚至昌平縣城卒甚嚴警入館穀於范姓者問竇氏宅曰今墟矣裔亦弱焉詣劉蕡祠拜之申夙懷也夜舉燭與同館三四人劇談古今人事勞且困就卧甚適次日起𩜾食行數里近見山趾影影黃屋耀日光知陵在矣近神道

交蔭松栢夾植而序及門門三甕不時闢至者必下馬從垣左耳門以入更不敢就道避尊也又里許亭翼入雲四面虛禁以朱闌可登級不可入内立文皇功德碑高仰近首字細密不能讀又里許至櫺星門門六楖壁以琉璃砌門之前樹石柱二高與門並天柱也門之後道左右列石獅子麒麟甪端象馬驝駝伏立各一對毷健齒鬣夆肉如生武將文臣各四對服飭器具如朝儀復限以門三甕如常制又里許至七甕橋又里許至五

甕橋河非故流以洩潦水久無雨可通人馬行故自橋下登岸及小坡橫袤如伏城抱入下則樹壓在道馬背伏過尚欲鈎衣帽又數里復上下小坡如前延望若數十里即山麓西見垣屋一區曰回龍殿梓宮待日所也東一區曰神功監凡營造肆也又一區曰東朝房處有事者西如之至則少憩命僕從備膳訖與同官吳子敬夫孫子世其張子振之輩步履望中隴而上是為長陵規制獨偉示有尊也緣衢而登有臺而砥有道如矢左

屋一區治牲所也右一區文皇省工坐其處志寓也臺之旁有怪松一葉密可蔽雨枝欲墜扶以他木上為門三甕惟祀則闢以迎神耳門二通守視者掌鑰甚固自隙窺之殿陛如朝制少殺以上為明樓樓聳絕額以金字可望而識之又內為靈所閟亦土封也然環以城可仰不可近循城而登欲窮其岵而陡峻不可攀視其土脉隆隆融融蜿蜒磅礴王氣所鍾信也左曰景陵右曰獻陵裕陵茂陵泰陵各據一手足而拱護又東陵一西

陵一貴人所藏分列旁隴示有別也凡山川之名勝可志可按因周視而模其形與勢若扆可負而立若座可據而安若案可對而食若裀若褥可偃然而卧其上也千峯萬巒矗矗砌如城如郭如環如玦撐突崩騫嵯岈嵌傾若虎豹之蹲熊羆之馴幽怪瑰琦雜然而陳者且無名也紆徐衍夷若鳶鶴之棲鸞鳳之儀淵魚泳游而鈎餌不擾其適也其源流畢會于于沄沄蒸而為雲瀉而為瀑濺而為溪組練駃越波潏洞射若雪崖氷谷之積

來莫知去去莫知來進止起伏舉若同舟遇風而胡越之並濟至若草木依麗竒態怪狀不以斤斧牛羊損其真性皆非恒見者信其得所托而然也於山川之勝亦良有益也哉日色既薄不能逺究具冠服坐樹下待夜欲分趨班而入畢祀事月影在地歸騎如雲若不得其所出因嘆曰今而後可以巳吾之觀矣是觀也自生未有也竒也大也他尚何觀焉朱子曰冀州有大風水此其類耶次日歸而紀之是為十有一日

擇葬

擇葬何術有二家說巒頭主五行天星合四垣金而窩木而節水而垣曲火而背土而角胥爾形勢則扶輿蜿蜒擶激呀欲而盖粘倚撞穴之壬亥直紫微艮丙直天市兑丁直少微巽辛直太微二主定脉審氣而納干配卦顙耳腰臍受之就其異而會於一天行隷地静極取其動動極取其静地氣應天乾坤坎离為亢極震兑艮巽為中正本乎陰陽生氣而乘其機畢竟歸吾儒避五

患之說也惜夫各業其一不通如枘鑿吗嗷詆訾不能
容室而處食予為解之天星書最古多奫窈幽眇匪
人不行巒頭術簡便惟憑眼力人可為也譬之易筮聖
賢大道理大議論莫窮其際驗之事亦或不副其占如
今之知易者幾至如梅花枝數稍知字義亦能推測一
二知數之多初不可以病易而數固原於易天星易也
巒頭數也二家本相善而不相能者業者罪也非術罪
也噫天下本無術予非為術者辨術之行顧非顓顓於

寓知巧博衣食而於名教無關係世有齪齪人於父母或小故間隙相視秦越沒而營葬則美棺卜兆延術更歲月不厭不吝其志固以徼福而先人死骨亦妥而蔭借使徵此術有委溝壑而不睨者第其間妄意希天必期淫福綦襯浹旬紀而未能就土又大可哀也是作人子之孝者此術累人子之孝者此術予安得無辨人亦安得不擇雖然惟學有術惟學擇之泥於術必非學者而今之術者問其書則句讀未了析何有於義理驗其

扞法亦或可觀猶市兒不識丁字而登場傀儡詼諧百様歌曲按調嘲謔奇中有儒生未能者是可怪也尤當慎所擇也李生達貫以世術通儒家故遠致為先君卜城與其知學而欲兼術也作擇葬歸之以廣其志云

祈雨告文

正德十二年夏四月廿五日良勝謹齋沐具疏躬告於名山大川暨英烈正神曰盖聞古者肇州必封山濬川山曰鎮謂可依而安也川曰浸謂其畜而澤也率職效

靈是用康又以歆常事屬者旱魃作祟禱請盍驕雲合
飈迴雨鳴虹止良勝實不德不能導帥宗黨祗行以媚
於上下致奸和氣又不能贊翊吏治蠲潔以格於神明
迺速盈罰仰企山川鳩靈徒生無藉手以相見是懼是
辱噤不能詞伏竊計之地荒穢不治士之辱也山童澤
涸國之憂也又冀異天地至仁終無絶物父母於逆子雖
怒詬而可回也神斯聽之今兹旱傷未止千里絶流斷
渠瘠焚膏埆吏徧羣祀禮祠告虔民空四郊跣匐滋病

用敢齋祓致詞歸誠徼惠幸神顧而哀之宥愆納悃沛而甘澤以大休命若繼今以往五日不雨枯槁之苗既死粒食之望必虛民無以為生吏何以致理若良勝者雖百死不足惜也但晏子有云山以石為身草木為髮天苟不雨髮焦身然河神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苟不雨國亡而民滅矣神果無意於吏若民也將不圖所以自庇乎又聞名山多烈神闔闢造化雨暘攸柄逌餘事耳又多靈湫神龍居之有巫沈鐵臭其宮隨獲澍足

竊謂或然而不敢施者龍果神其威靈與其奮而刼於
術孰若順而應於人弁玆請命以俟應響百爾司靈果
終棄絕亦念聖祖定國報祀有章山川暨英烈正神各
食於土亦以維神加貺以奠外服世世享祀昭荅在玆
而天子致郊百神受職若玆澤既不流安無足恃神職
云負大禮嗣行神執何詞以往幽明黜陟當爲一理幸
神諭之庶其沃澤以綏吏若民以篤承天子之休良勝
亟黷叢愆惟屏甓室以需殛命謹告

謝雨文

惟天陰隲下民當旱暵而賜之雨祁祁入土以徐而裕豕白蹢矣桑栖于距我疆我里既耒既耜偃者可樹秀者可耔秋成之望庶其可預小人釋憂君子燕處陰陽停蓄化機迺爾惟澤通氣惟山出雲惟忠烈奮其英蛟龍神其羣爰集厥靈以啟玄冥江南一夜富莫與京矧茲沃澤功何能名貪天之功刑曰無上詎云禱祀格於肸蠁雖然有誠斯神祭則受福昭訓具在敢不祗肅良

勝方陳齋次情鬱弗措夢械梏人比滕而訴攬衣迺興
漢流繁星呼我同人罔憂以驚夢語瀆告協應嘉穀是
謂咸陟毋問大卜迺登崇岡迺臨淵谷蓋文告哀待命
越宿屠獪觸禁囊頭乞貸宛然夢時逡巡避辭曰是在
有司惻我心思霡霂以滋豈神致期示若以私顧孤弱
菲薄冥頑罔覺神遐不遺圄于大廓矧若守吏烝民精
白師穆罔衎弗施罔力弗戮天惟忱斯契感在夙神若
江河羣飲自足豈以焦沃而云我獨祈則有報勿慕勿

浩歟豳雅頌田畯以勞而方息斯老封羊擊鮮終祈弗

愆昭荅神休永惠萬年

乙攸誥勅事畧奉贄南屏先生

先大夫諱泉席父兄之訓以能文飭行爲鄉人先比舉

有司春秋經義第一試南宫不利者五勉就選次通判

蘇州府事廉而惠毅而有忠因革宜於上下者以時敘

直海孽弗靖守臣請命治之曰撫曰捕贊決惟畢所見

卒之取必帥臣董奇兵秘策夜歷海澨縛渠魁而人莫

之知也議者以擬入蔡之功時尚功者欲就屠之迺抗言脅從罔治得以活者萬餘人暨功上方議賞格而請老疏下太宰許公主奏剡謂積日未及考而捷書有錄者三且曰引疾求退恬靜可尚為請進階奉訓大夫加五品服以章有功誠異數也歸則日伍山水為樂逾年而卒先母王有懿行治家以儉約二宗女師之而大夫罔內顧故能肆力事事年二十四卒良勝方二歲大夫以未及一日同公食為痛甚繼母王類如吾母若字良

勝輩則不知吾母也先大夫數月而卒先妻趙足嗣二
母音良勝蹇劣弗肖大夫多矣方資以助而客殯於邸
尤可痛也繼妻黄氏柔順亦可備箕箒良勝苟禄且三年
幸避殿罰得請

東洲初稿卷一